

红灯笼

□王保利

临近过年,市区的一些街道旁,一组组红灯笼给人带来了喜庆和温暖,释放出浓郁的年味。它们以独特的魅力辞旧迎新,撩拨点燃起心弦间那耀眼的红色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国不富民不强,父辈都在为家庭的温饱殚精竭虑。令人欣慰的是,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和窘迫,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如时针一般转动向前,永不停滞。尤其是逢年过节,家家都在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吃好穿好的同时,还要满足童心和乐趣,糊灯笼就是其中一项。

那个年代,不像现在的灯笼品种繁多、声光电俱佳,而需要手工制作。过年时节,提前准备好竹篾、铁丝、纸张和糨糊。先要扎出简单的骨架,上下用竹片盘出两个直径约30厘米的圆圈,再用竹片竖着连起来,然后四周糊上纸即可。心灵手巧的人,则别出新裁地编个公鸡或荷花的造型,或者在底部鞠几瓣花边,在下端添加一圈流苏,就像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当众展示一样,若是提着灯笼能技压群芳,这家的孩子准能美滋滋乐上两天。

骨架捆绑好了,只是奠定了基础,还需要进一步装饰。那时,两毛钱一张薄薄的纸,只有红、白、花三种颜色。大多数家庭都是用红纸罩面,若没有红纸,花纸退而求其次,也有用白纸糊的,涂抹些颜色或花样倒也新颖别致。最后一道工序是将食指粗长的蜡烛点燃,倒过来滴在横梁上趁热粘住。于是,人手一只用水棍挑着的各式各样的灯笼,兴高采烈地来到街上转悠,呈现“袈服华妆着处逢,六街灯火闹儿童”的景象,每个孩子都如红灯笼一样洋溢着欢乐和幸福。

点灯笼,是儿时最快乐的时光。只不过也有乐极忘形的时候,由于疯跑狂颠蜡烛倒了燃着了纸面,一只灯笼便灰飞烟灭完成了使命。若要家人重新糊一个,概率也不大,只能期盼来年的美好时光。

记得上小学时,我最爱画红灯笼了。一年级上第一节图画课前,老师让事先准备一盒蜡笔。第一张画的是天安门,最喜欢画的是8个小红灯笼,虽然勾画得不规范,涂抹得不均匀,可它让天安门在幼小的心里一直闪烁着最耀眼的光芒。以致后来在学校、进工厂办黑板报,我也喜欢在上方的左右两角,画上两只相向飘逸的红灯笼。

过年,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,那钟声触动了你的记忆,那烟花灿烂了你的心情,那挂满千家万户的大红灯笼,是在呼唤新春、纳福迎新。瞧着那一盏盏悬挂在门口的红灯笼,心里充满希望,幸福挂在脸上。

年过六旬的人了,遍览人世间的苦乐,却偏爱红色,更爱那红灯笼。红灯笼象征着红红火火,寓意着美满幸福,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,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祥和的符号,中华文明温暖的元素。

浪漫的雪

□李喜平

“下雪了,下雪了!”一个小孩儿的呼喊声把我的目光引向窗外。那是雪吗?灯光下,如丝如线,急急下落,羞羞答答,躲躲藏藏。

不一会儿,地面已覆盖了一层白。欣喜的孩子们奔出室外,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,又很快被雪覆盖了。

雪不管不顾地下着,地面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。有大人在雪中给孩子拍照,孩子们拿捏着各种姿势。雪中的相片一定最有意境了,雪中的笑脸一定最甜美了。

禁不住好奇,冒着雪走进雪地,雪丝已经开出雪花,小小的雪花在灰沉沉的天空中飞翔。

凉丝丝的雪花落在脸上,落在手心里,很快化为水滴。哦,我突然悟出,雪是水、雨、雾、露、霜开出的花朵,雪是精灵。雪落进手里就现了原形,春天的雾,夏季的雨,秋天的露,初冬的霜,都是雪变着模样在人间嬉戏。

雪花在空中玩够了,累了就躺在田野里,躲在树林间,伏在高山上,喘息、酣睡……不信是吧?你看那无边的麦田里冒出的股股热气,不是雪的气息吗?

雪利用夜晚,悄无声息地占领了村庄、城市、山川、平原。天明时分,一眼望去,白色的房屋,白色的原野,白色的天空,彻天彻地的白,彻天彻地的明亮。

好大的一场雪!

冬雪的世界是寂静空旷的。静静的田野,静静的村庄,静静的河流,连一向狂吠不止的黑狗也异常安静,瞪着惊奇的眼睛观望着这个白色的世界。

一群喧噪的灰色麻雀,裹着一阵劲风,落在枝杈横斜的枯黄秸秆下觅食,一行深深的脚印绵延向远方……

谁说雪没有生命?雪不仅有生命而且有情感。站在洁白的世界里,雪会和你聊天。那落在旷阔无垠大地上的雪,朴实憨厚,脚踏实地,默默无闻;树林间、房屋上、丘陵上的雪,紧张忙碌,勤奋执着,有点张扬;高山上的雪,悠闲高冷,富足奢华,光鲜亮丽。

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。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河边,昔日成群结队的垂钓爱好者已不见踪影。现代人比较务实,缺少古代人的浪漫和洒脱。河岸枯白的芦苇丛下,一只杂色的野鸭在鸣叫,充满水波味的声音里满是孤寂清涼。

多日不见的太阳出来了,雪白的世界金光灿烂,沉睡的大地从梦中醒来,人们纷纷从家里走出来,街上顿时喧嚣热闹起来。

厚雪在逐渐变薄,雪和雪水的混合物充斥在路面,稍不注意,雪水就会浸入行人的鞋内,冰凉刺骨。小时候是不在意这种刺骨的,穿着妈妈做的厚棉鞋,在漫天的雪地里奔跑嬉闹,浸融在鞋里的雪水被小脚烫出了热气,只有静止下来才会感受到这种冰凉。

清冷的月光下,雪在奔跑,雪在燃烧,不是吗?公园里的歌声为什么那么响亮?那不是雪燃烧出来的蓬勃激情吗?

“这一场大雪,好啊!对庄稼对人都好啊!”一位大哥从月影里走来,兴奋地絮叨着。

暗香

□冯雪洁

小寒节气,围炉闲坐。恍惚间似乎闻得西北风裹挟着一股股淡淡的梅香,扑鼻而来。顿时,我仿佛看见一树树淡雅的蜡梅树下,舅妈裹着头巾,时而俯身,时而仰头,一朵一朵小心地采撷着,阳光欢快地在舅妈的银丝上跳动。

记得那年也是这个时节,去豫南看望舅舅、舅妈。舅妈没在家,在舅舅的陪同下,很快便来到舅妈的园林。雪后初霁,道边尚有残雪,推开木栅门,一眼便看见舅妈正在采梅。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这儿却是小路左、小路右,一大片、一大片满是的。舅妈个子不高,稍高一些的花朵,她得努力地探起微胖的身体。

我刚欲近前,舅妈便阻止了我,别过来,泥着呢。知道舅妈的脾气,于是我就乖乖地站在小路上,看着她的手在那儿上下翻飞。这一片梅林全是淡黄的蜡梅,一场雪浸渍,花瓣晶莹剔透,却也含蓄并不全开,像一个个金钟儿。

须臾,舅妈挎着一只精致的竹篮挪了过来,在石子儿路上踢掉鞋底的泥巴。舅妈将近80岁的人了,除了有些耳背,身体倒还硬朗。我忙接过篮子,浓郁的香味立刻弥漫开来,重重地将我包围……

“好不容易来一次,就别慌着走。”舅妈拉着我的手说,“这蜡梅花儿啊,舅妈已经风干了一些,你回去捎一些泡茶,对咽炎有好处,你这职业病,离不了。”头巾下舅妈的银发有几丝不听话,溜出来在额前凌乱着。

想当年,舅妈也是叱咤教坛的风云人物,家里墙上贴满了先进工作者的奖状,书桌的玻璃板上整整齐齐排列着她不同时期受表彰时的留影。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后,闲不住的舅妈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园丁。每天起早贪黑,侍弄着园林里的花花草草,家里随处都是她订阅的各种花卉养殖培育的杂志。

几年没来舅妈家,舅妈家院子里啥时候多了一个花棚,迫不及待的我钻进花棚。舅妈也很乐意有人赏识她的得意之作,开心地给我一一介绍它们的名字和性情,山茶花、杜鹃、兰花、君子兰、金桂、栀子……还有许多可爱的多肉。这些花并不是简单的随意摆放,而是佐以大大小小的山石,随坡造势,颇有一番意境。再往里走,竟还有几株牡丹。“庭前芍药妖无格,池上芙蓉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舅妈竟自吟道。我看着笑意在她的脸上盛开成一朵花,准确地讲,应该是一朵蜡梅,一朵历经风霜仍傲然绽放的蜡梅。

花棚入口处,一方茶台,一把古色古香的茶壶和几个茶盅与两把藤椅相得益彰。想是阳光暖暖的午后,舅舅、舅妈必是各自戴了老花镜,拿了报纸,藤椅对坐。倦了,便冲泡一盏茶,品茶、赏花。毋庸言语,所有人生的滋味当在这氤氲的茶香里了吧。

“相中什么花,随便搬。”临走时舅妈说。我却不敢动那些名花的念头,这些花都是舅妈的孩子啊,与我这样懒懒散散、粗枝大叶,除过浇水别的一无所知的人来说,对那些名贵之花都是摧残。

但舅妈显然是不乐意的,执意要我捎几盆。于是,恭敬不如从命,我只得挑选了一些稍稍好养的,舅妈这才高兴地笑了。

又一整年没见舅妈,不知舅妈可曾安好?是在暖棚修枝剪叶,还是忙碌在那片淡雅香郁的梅林?